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

第十回 查陰事合家登鬼錄 陷良民一命喪監門

卻說范二虎看了兒子，明是打節的樣子，臉上似白紙一般，沒有一點兒血色。眼見是不中用了。他妻子蘭姐，服侍得已是意兒懶懶的，心裡想著：「到是早些超了生，好各自奔前程的。累得自己，一日消滅似一日。對著鏡子一照，那容顏兒卻是不比往日。自此推著不照應這范昆。他娘又是老病，不能經勞碌的。范昆看在眼裡，也覺得活著不如死去的乾淨。」一日范二虎在縣前，聽得有個走無常的，姓周叫個周鬼子，常時替人查些陰事。他親家馬烏龜，卻認得這人。當下范二虎走了馬家來，托親家請了周鬼子來。告訴他兒子的病，要他查查可有什麼冤牽（愆）。周鬼子答應了道：「三日來，回話去了。」這裡范二虎又和馬烏龜說起兒子病勢，越覺得沉重。馬烏龜道：「這也是沒法的事，只好看他壽數罷了。」回到家中，婆娘接著問道：「方才范親家來找你是什麼事？可是女婿有甚變動了。」馬烏龜道：「他聽見周鬼子走無常，來托我找他去。要替女婿查些陰事。這都是無益的了，查著便怎麼，還是能有救哩？我方才說的，到這時節也沒法了。看他命根罷。」婆娘道：「癆病是有的拖哩，可憐把女兒，誤了時光。倒是早死一日，女兒早一日出頭。」馬烏龜道：「可不是這說哩。」婆娘道：「這些時乾兒子也沒來，不知往那裡去了。將來女兒也只好就跟他罷，他們還兩意相投些。就是這拖腳子小英兒，沒地方安放哩。」馬烏龜道：「這倒莫替他煩心，那個孩子長大了，必有出息的。模樣兒又好，便是帶了去，還不落得麼。」婆娘道：「明兒你替我把乾兒子叫來，我告訴了他，看他可合意思。」

次日，馬烏龜果真找著況家的，邀到家裡。婆娘把女婿病了，要將女兒將來跟他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況家的聽了，正中其意。說道：「只等范昆一邊死了，就一邊將妹子接了回來，和他說明此事。」說罷，況家的辭別起身。婆娘叫他時常的來走走，打聽范家的消息。況家的答應著去了。

過了兩日，馬烏龜才下牀來，外邊有人叩門。忙來開門，不是別人，就是那走無常的周鬼子。接了進來，坐下。問他查的怎麼樣，周鬼子道：「貴親家只管叫我查他的兒子，我卻把他一家子的人都查了。卻是不好向他直說的哩。」馬烏龜道：「這有何妨，又不是你降的災與他的，怕什麼。你向我也可以說得哩。」周鬼子便道：「查得范二爺，一年之中遭橫身亡。他兒子死在父後娘前，妻子終歸他姓，女兒流入風花。」說罷立起身來道：「這些話，你可記著便了，斷不可告訴他的。就只把你女婿的話回復他，命絕在半年之後便是。不必多說的，我去了。」當下馬烏龜把周鬼子的話，都說與婆娘聽了，兩個驚疑不定。只得將他女婿的話，到縣前來尋著范二虎告知了。

卻說范二虎，正在縣前忙碌碌的辦事。問起來他，只半吐半茹的。旁人背地裡告訴馬烏龜道：「你親家這事，大家替他捻著兩把汗哩。走的快，也要報個家產盡絕的。原來范二虎慣喜平地上生起波來弄些錢鈔。前兒有個富戶許大聲，現捐了職在官上。來縣中送個莊戶，差了范標的名字。這范二虎要向他索許多差錢，許大聲那裡看這范二虎在眼裡，給了他兩串錢。卻是縣尊和他有個來往，屈著情打了莊戶幾個板子，勒令退出，就把這案結了。范二虎又沒有得錢，又被他輕薄了。公事上仍是辦得這樣爽利，心裡怎麼放得過。懷恨在心，只說出了別的事，再翻他的本，又沒有個事出來。」

可巧有個江洋大盜毛蟲兒，到縣裡訊供。范二虎悄悄的，叫他扳出縣中的許大聲來，就說奇頓了金銀在他家裡。那毛蟲兒等到審的時節，果然扳出許大聲。縣官聽了，伸出舌頭半晌縮不進去。道：「這許大聲是縣裡的紳士，你莫不是仇扳他麼？」毛蟲兒道：「犯人已被拿在案，還敢妄扳人麼。只求爺爺拘來問他，便有了腳了。」當下縣裡不敢怠慢，立時標了票子，差下快手，將許大聲拿到。縣官那裡能惜半點情兒，叫聲「夾起來」，可憐這許大聲，如金似玉的身子，就無辜的遭這般刑罰，叫他如何經受得起。那夾棍才收了一把，他心裡想道：「不認時，這苦楚實在難熬，沒奈何只得屈招了。」當下畫了個押，收了監裡。後來游司游院的，又受了許多的惶惶。

到底是皇天有眼，終久受屈的有個伸展。這許大聲到了那刑部秋審的時節，聽說這刑部大人，乃是當時的第一個清明之人。許大聲心下一想：「這個去處不叫屈，待往什麼所在去。」等到臨審，堂上總認他是強盜的窩家，預備下許多的刑具來。只聽得外邊一片聲的喊將起來，刑部官問：「是什麼人叫了？」

皂班下來細問，竟是這許大聲。進去稟了，隨即帶了上來。問他：「為何叫喊？」這許大聲回道：「犯人本是個良民，現捐職員在身。忽有素不識面的犯盜毛蟲兒，訴稱身是窩家。若論仇扳，身實不知彼是何人。此仇是何時結的？當下縣父母不曾詳情，便加大刑，身體弱不勝拷問，只得屈認。到了這青天的案下，不求伸冤，則至死此冤何時得白。」刑部大人問道：「你說不是窩家，有何證佐？」答道：「只求嚴訊犯盜毛蟲兒，可認得犯人的面貌？他若辨不出來，就是情虛是實。還求訊出主使，身的冤仇自得昭雪。」

刑部聽了這話也是的，於是把許大聲刑具去了，換了一身衣服，立在自己公案旁邊。宣進毛蟲兒聽審，沒半個時辰，毛蟲兒上來，刑部官問道：「你為盜有幾年？搶掠了幾次？同伙究竟是多少人？」毛蟲兒一一的答了。把個許大聲的窩家就忘記了，也不曾說起。刑部官道：「你這搶劫的東西，端的有個窩聚地方哩？」回道：「有窩家，在本縣裡，李大稱家裡。」刑部官聽了，分明是個指引他扳出來的。不然是他熟識的人，為何姓名都不記得。把個許大聲竟誤做李大稱的哩。問道：「案內並沒有個李大稱，這話何來？」喚手下的人，夾將起來。毛蟲兒當下慌了手腳，想了半晌說道：「犯人記錯了，是許大聲。」刑部官道：「這許大聲是你熟識的麼？」回道：「熟識的。」於是叫他遍認堂上的人，內中可有許大聲，如其識出便是的。毛蟲兒只當刑部官詐他，認識必不得有許大聲在內。就四下裡一望道：「數內沒有許大聲。」

刑部官看他這樣，就知許大聲受屈了。登時嚴刑處置，問道：「你扳出許大聲來，必定是受人囑托，意欲陷害這人了。那唆你扳他的卻是何人？實回上來。」毛蟲兒道：「犯人實在不認得這許大聲，乃是縣裡一個頭役，叫犯人扳他的。犯人亦不識這人，並不知他的名姓，求爺爺超生罷。」刑部聽了喝道：「且帶下去。」回過頭來，向許大聲道：「眼見你是屈了，但你平昔可有中了仇與縣裡的頭役哩？」許大聲想了半晌道：「犯人並不曾和頭役人等來往，安得有仇，這個不敢妄說。」刑部官喚了皂班禁子過來道：「許大聲實係良家，被犯盜毛蟲兒妄扳，受累年餘。如今冤已昭雪，只是主使尚未訊出，未便即行釋放。暫且鬆了刑具，寄在監裡。候本部院立著知縣來京，訊明屈招情由，再行開放。」眾人答應了帶了許大聲下來。

這裡刑部行文到縣裡來，要提知縣到京。范二虎聽了這信，訪知是許大聲反了招。當下慌了手腳，在縣前打聽消息。他親家馬烏龜尋著他，告訴他兒子的話，他那裡還有心緒來聽他。過了一日，知縣起身去了。一月有餘，探馬報來，老爺到京了。卻說這知縣辦錯了這誣良為盜的案，自然是先解了職的。刑部官坐堂，審這縣官也是訊不出主使來。縣官心生一計，下了堂親自進得監來。見了許大聲，滿面羞慚，先自認了錯誤。便和他細細講起，平昔甚事上中恨與頭役？這許大聲到底說沒有的事。只得又到毛蟲兒面前，問他是何人主使？毛蟲兒也說不出姓名來，但道彷彿記得個面貌，卻是黑臉的，一個大麻子，口邊絡腮鬍子，身長約有六尺。縣官聽了，問自己手下的人，這模樣是什麼人？那手下的人，那裡想得起來。如此訊了數次，終是個未了的事。

一日許大聲睡到五更的時節，忽然醒來。自己想那平日的事，陡然想起送莊戶，縣差索錢不遂來。忖道：「難道就是這事上，中了仇與這個人麼？除了這事，卻再沒有黏著縣差的事。」到了次日，起來對禁子道：「我昨夜裡，想起有一件事，曾難為了一個頭役，不知可就是這人的主使，你可請縣裡老爺過來問一問。」禁子答應，去稟了知縣。那知縣得了這話，有了個頭腦，忙走來監裡，會了許大聲。說起送莊戶的事，差人索錢，不曾遂其所欲。知縣便問他可記得是那個頭役？許大聲卻是說不出來。又延挨了兩月，已是將近半年。刑部官這日復提訊問，知縣回道：「犯官心裡已有這個人，卻記不得他的姓名，只求押解了犯官和許大聲到縣，自然便有著落。」刑部官聽了，只得差人押了一員犯官一個犯人，回大縣來。

卻說范二虎聞知老爺和許大聲押回縣裡，蹤跡主使毛蟲兒妄扳的人。他心裡就似十五個吊桶打水的，七上八下的跳個不住。要走又走不開，終日在縣前出神搗鬼的。人都知道他為這件事，那裡敢說出來。正在慌亂，本官到了，傳了書吏，查尋舊案道：「票子是差的何人？」當下查了出來，不是別人，卻就是范二虎的名字范標。立時通知新任知縣，鎖拿在縣裡。縣官一看，絡腮胡兒、黑麻子，一絲不錯。當下二人審了一堂，初時范二虎逞著自己白辯，那裡肯認。夾了一夾，還是堅執不承。知縣對新任的說道：「這卻要合解到京和毛蟲兒對質，方能有個口供出來的。」新任官聽了道：「自然是要這樣辦法的，只是許大聲受累多時，又去京裡合訊，未免被累無已了。無奈這范標熬刑不認，也只好解了去。」

這范二虎只望受些刑罰，白賴過去。既而聽見要解往京中，這還想逃得出命來麼。不如早尋了個自盡，倒還少受些罪。又想到家裡兒子病的這樣，妻子又是伶仃。眼見兩個一死，媳婦是不用說自投門路了。這家業不久便是一空。想到這裡，那腸子似刀割的一般難過。不覺的懊恨從前所做的事，沒有一件兒存了些後道。如今弄得個沒後梢，悔已遲了。自此時常尋死覓活的。只是手足拘攣住了，沒空兒下手。這日聽得要起解了，一時急得有家難奔，想不出個計策來，脫這苦海。就望著監裡的牆，狠命的將頭撞去。那知撞的力猛了，把個天靈蓋兒都撞破了，當下腦漿迸流而死。禁子那裡提防得到，看見范二虎撞頭，急忙上前抓他，已是措手不及了，駭得魂不附體。轉過身來，跑到門上回了。知縣隨即出來驗看，也就慌得無措。和幕友們商議，重犯自盡，本官原有參罰，沒奈何只得報了個畏罪身死出去。候部文回頭再做計較。前任知縣和許大聲仍收禁中等候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范二虎撞死在監，合衙門的人知道了。他手下的附役，急急報與他家裡。原來鎖拿范二虎的時節，媳婦因為丈夫病著，並不曾叫他知道。此時范二虎已死，不能不說。這蘭姐聽了這個信息，哭著到婆婆房裡告訴了。又來自己房中，報知范昆。娘兒們都是驚疑，看看的病症加了個幾分，那裡能收范二虎的屍去。蘭姐只得請自己的老子馬烏龜來，辦具棺木，進監裡斂了，抬出葬埋下去。沒半月的光景，范昆接著也死了。蘭姐又是料理些喪事，就只和女兒英姐過了。只剩著一個病病痛痛的婆婆，是范家的未了之事。

這時英姐已是六歲，蘭姐想著：范家已是無人，這家業也還盡可過得。但只這樣清冷，那裡受得住。若是在這裡暗地裡和人來往，一時間露了出來，那時羞人答答的，倒反不如早些尋個久長的去處，也還可以風光得幾年。過了些時，接了自己的娘來住住，和他計議這終身的事。那知他娘早已替他打算定了，那況家的好似走馬燈一般的，在馬家討些消息。范家父子死的信，久已得著。專等這馬烏龜的婆娘，成就他們的好事。

這日到女兒家，說起清貧難守話來。婆娘道：「你意下想跟個什麼人哩？」蘭姐也就想著況家的，倒是個舊日知心的人。才要說時，他娘卻道：「你那意兒裡的人，我可猜著了。」蘭姐道：「可是況家哥麼？他如今不知怎麼樣了，這又有好幾年沒會了。」婆娘道：「這幾時他為你的事，在我那裡來，走了少也有幾十次哩。」蘭姐道：「他來做什麼？」婆娘道：「我可早已和他講你了，他心裡恨不得一下子在一處，才是心事。所以時常問女婿的信，那知他們父子竟一齊死了。你說他可歡喜不歡喜罷。」說著小英兒從范二虎的老婆房中，跑了出來道：「不好了，快來，快來。」駭的蘭姐母女兩個，忙趕到來。未知英兒叫的甚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